

长·篇·大·书



天青海

蒋敬生 编著

长 篇 大 书

海 青 天

蒋敬生 编著

河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描写了明代嘉靖年间清官海瑞和奸相严嵩之间的一场斗争。

严嵩纵奴为恶，欺侮良家民女，刺杀宛平县令，并且嫉贤妒能、阻塞才路、专横霸道、阴谋篡政。他的这些恶劣行径受到了海瑞的坚决抵制和抗争。经过惩治刁奴、巧揭皇榜、相府搜头、金殿对质等一系列交锋，终于查明宛平血案的事实真相，把严嵩压进了天牢。

此书在编著过程中参阅了明代史料，并且广泛吸取了民间艺人长期演唱的《大红袍》、《海公案》等有关海瑞的传统大书中的精华部分。

作品从嘉靖皇帝、王公大臣一直写到知府知县、僧道武士、平民百姓，塑造了种种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全书故事曲折、起伏跌宕、内容丰富、生动细腻，读来引人入胜，并有一定的知识性、趣味性。语言雅俗共赏，适于演唱。

目 录

- 第一回 豆腐店 义救荆钗女
宛平县 法惩白眼狼 (1)
- 第二回 回相府 刁奴巧扯谎
访县衙 奸相遭恶极 (38)
- 第三回 耍阴谋 严二访王三
假殷勤 海瑞中计谋 (82)
- 第四回 义辞婚 夜出豆腐店
选贵妃 风起美人图 (109)
- 第五回 大宰相 长街跪贫女
小县令 夜半遇强贼 (139)
- 第六回 逢义士 道观双吊孝
拒命差 海瑞独解围 (159)
- 第七回 险中险 海瑞揭皇榜
防难防 严嵩布机关 (188)
- 第八回 假斯文 现丑卖字摊
柿子汤 大闹八仙楼 (214)
- 第九回 上金殿 海瑞封县令
闯相府 寻花搜人头 (259)

第十回	烧马棚	画楼救难女	
	破奇案	古庙访老僧	 (305)
第十一回	查毒药	巧计捉老道	
	护金牌	夜半擒飞贼	 (352)
第十二回	庆寿堂	招魂哭弱女	
	探花池	搜头惊奸臣	 (385)
第十三回	领皇命	开棺验尸骨	 (415)
	伸正义	严嵩进天牢	 (415)

第一回

豆腐店 义救荆钗女

宛平县 法惩白眼狼

开书啦！各位，我今天要说唱的这部书的第一章第一回第一篇第一段第一件是个豆腐店的故事。来听书的那位心里想了，这部书没啥听头。怎么？豆腐店里的的事儿有啥听头啊？无非是磨豆腐、煮豆腐、点豆腐、压豆腐、切豆腐，再有味儿也不过是洒点辣椒面儿，有点辣味儿；蘸点胡椒粉，添点麻味儿；滴点小磨油，再加点香味儿，嚼到底还是软不唧的，没啥吃头。想走？我说你先坐下。我这部书虽然是出在豆腐店，它可不是软不唧的。它贵似金，坚如钢，亮如珍珠放宝光，摔在地下响叮当；震得你，心里发慌，头皮发麻，血压上升，连末梢神经都紧张；听得你这嘴呀，不能合，只能张，你真要下嘴一咬呀，软不唧的？哼！我怕“咯崩”一声——门牙给你硌碎两颗你镶都没法镶。不信！不信你就请听：

唱的是明朝的嘉靖皇帝坐北京，

这北京天子脚下它也不太平。

咱先不唱那九九八十一间的金銮殿，

咱先不唱那九龙盘绕的紫禁城。

咱先不唱那九门九街多热闹，

咱先不唱那九卿四相、文武百官，上朝下殿、车如流水马如龙。

听书的各位顺着我的手指头看，

咱们来到了北京城里的一条小胡同。

胡同里坐南朝北有个张家豆腐店，

豆腐店里有读书声。

你听听那读书的声音不高不低不大不小有多美，

要比我唱坠子的这腔还要好听。

我唱书唱的是悲欢离合事儿，

他学问深，读书读出来这天理国法和人情。

你猜猜这豆腐店里读书的是哪一个？

他本是进京赶考的举人公。

我要问你，这赶考的举人怎么住在张老汉的豆腐店？

你准说他，要不是老汉的大儿就是二外甥。

错了错了你猜错了，

不通不通说不通。

张老汉要真有个儿子外甥中了举，

这老头儿，

早就甩了磨豆腐卸套牵驴的绳，他咳嗽都得要那么

带点瓮声。

这么一说，这举子与豆腐店当家的张老汉不是亲？不是亲。是朋友？磨豆腐的跟举人公也攀不上朋友。那举人怎么会跑到豆腐店来读书应考啊？是这么回事儿，这位举子进京赶考路远啦，来晚啦，招商客店都住满啦，没亲没友急了眼啦，五更里看见这豆腐店里灯点燃啦，他只有敲这张老汉的门板啦，说明情况见张老汉有了笑脸啦，这才“多承关照”住进这家“豆腐店旅馆”啦。他也不嫌磨响驴叫，有时候还能帮老汉扫扫磨道。这边老汉给槽头上牲口加料，那边他照样哼着文章，拖腔儿拉调，好象就没听见驴子吃草撒尿。这举子真能迁就？是能迁就。这位举子到底是谁呀？就是那海瑞，表字汝贤，自号刚峰。怎么叫“自号刚峰”啊？在座听书的年轻听众可能不知道，过去文人除了姓名外有个字儿，还喜欢根据自己喜欢的某一种品德再起个号。听，这海瑞表字汝贤，他自己起个号叫刚峰，意思是要做个这样的人——又坚定，又硬梆，砸不烂，摧不垮，推不倒，穿云破雾，顶天坐地拔尖儿的一座山峰！他这个刚峰的自我要求可真够高的啦！

这海瑞家住在海南岛琼山县，父亲姓海名瀚，母亲谢氏。父亲早亡，母亲二十八岁就守寡，抚育孤儿海瑞成人长大。因家境贫寒，孤儿寡母，常受人欺凌。海瑞从小吃过苦，受过罪，所以他进京赶考住豆腐店，并不感到不舒服，也从来不要什么举人老爷的架子，还能拿起扫帚在磨道里扫扫驴粪蛋子；要是别的举人老爷就不行了，看见驴准得躲五尺远，

他害怕驴牙太大，“克哧”把耳朵给他啃了。你就是在磨房里倒上十六瓶花露水儿，他也不肯进来。

这一天，海瑞正在埋头攻书准备应考，忽听见豆腐店门外一阵喧嚷。

“怎么着？张老头，你想赖严二爷我的帐啊？”

“二爷，你塞给我家的三十两银子，我分文不少还给您，怎么叫赖帐啊？”

“怎么塞到你家里？明明是你找二爷我借的嘛。”

“天地良心，我什么时候找您借过钱哪？是那天您到小店坐了一下，问我们缺不缺买黄豆的本钱。我说不缺不缺，多谢二爷关照，你硬把三十两银子放在我桌子上，抬身就走了。我捡起来里包三层外裹三层，连我屋里的豆腐气儿都怕薰到您老的银子上，今天原数奉还，双手捧上。二爷，您想喝茶我倒，您想坐椅子我搬，您尝点热豆浆我给您端，嫌不甜我多放糖，嫌有豆腥气我给您加点桂花。严二爷您别发火……严二爷您别发火。”

各位，这严二是谁呀，张老汉这么怕他？这是我说书的在书里叫他严二呀，当年北京城谁敢当面喊他严二呀？！他是当朝一品丞相阁老严嵩的心腹大管家，人称二相爷的严二呀。北京城连四品知府、五品知州、七品知县见面都得躬身下拜，口称严二爷。一个开豆腐店的老头儿怎么惹得起他呀，他后台有撑腰的呀。

只因为嘉靖皇帝修仙好道，一天到晚在后宫修真养性，炼丹吃药，他不问国家大事，不管百姓死活，光想长生不

老，在金銮殿上他能睡着。大臣的本章奏完了，“万岁万岁”叫好几声，他老人家还呼啦呼的没醒哩。你看就是这样的皇帝！

老严嵩奸诈成性，专会往嘉靖皇帝心窝里抓痒，趁皇帝那个舒服劲儿，独揽了朝中文武大权。这严嵩，明为丞相。实为奸贼，结党营私，拉派篡权，阻塞言路，嫉贤妒能，残害忠良，权倾朝野。又在府内恩养着一百名教师爷，五百名刀剑手。满朝文武，谁不听他的，不叫你明死也叫你暗亡。真个是威压河山，手遮天地！

就因为这样，这大管家严二才敢狗仗人势，横行霸道，伤天害理，奸淫妇女，敲诈勒索，无恶不作。他给老严嵩出点子，钻眼子，瞅空子，想路子，串衙门，送密信，传命下令，卖官卖爵。这小子要是没事了就逛大街，走小巷，知道谁家有个漂亮娘儿们，他能一天在人家门口转十六趟。这一天，他串到了张家胡同豆腐店门口，见张老汉的独生女儿张玉芳端着盆出来倒水。各位，豆腐店家的姑娘可不是官宦人家的大小姐呀，得做家务事呀，这天张玉芳姑娘出门倒水叫严二这个坏蛋看见了。咦，这姑娘美，漂亮，美到啥程度啊？那个头，那个脸儿，那个眉毛那个眼儿，那个鼻子象悬胆儿，那个小嘴一点点儿，再加上那个身手儿那个腰杆儿，严二一看见就“滋”的从头发梢麻到脚后跟儿。这么好的姑娘，我要弄不到手，请先生开方子吃一百二十八付汤药我也睡不着觉，于是黄眼珠子一骨碌他计上心来。

第二天，他又溜到张老头的豆腐店里。这豆腐店张家也

有个小小的四方独院。前边临胡同是一间半板搭门儿，做生意的，带卖点热豆浆。后边是磨房带牲口槽。俩老人和女儿的住房。给海瑞隔出半间靠西屋安歇。

那严二一进店，张老一看那派头就知道不是平常人，一动问是严府的严二爷，老头心里就噗通噗通直打震心鼓。端茶，抹桌子，又赶紧拿扫帚扫地。喝豆浆的一听说是严二爷，“呼隆”都吓跑了，生意完啦。严二笑着说：“张老头，生意怎么样啊？家里几口人啊？老头多大岁数啊，几月生的啊，属驴的吧？”开口不象话，这十二属相，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哪有个属驴的呀？他是看不见张玉芳心里急得糊里糊涂了，瞎扯淡。张老头光赔笑：“是啊，老汉是属驴的，命苦，该拉一辈子套！”“对，今年豆子又涨价了吧，你这本钱不够吧？来来来，二爷我借给你三十两银子，添添本钱，把门面扩大一点，豆腐店，改成豆腐坊。我们家相爷写得一笔好字，你看这北京前门外‘六必居’酱菜铺，就是严嵩严老相爷写的匾，我请他老人家给你写个大招牌，写上五个金字：‘张家热豆腐’。”你听听，这象个招牌名吗？

严二说着说着可就跟张老汉吹起牛皮来了：“张老汉，我看你这门上写的几个字太不行了，我就认不得！唉，是这样，我回去给我们相爷说一声，让他给你这个豆腐店题个匾，就写张家热豆腐这几个字，我让相爷写，他就得写，他这一写往这一挂不要紧，往后你这个破店可就生光了，可就要发财了。我告诉你，只要相爷的匾往这一挂呀，那文官武官走

这过都得到这吃你的豆腐。那文官走这儿得落轿，那武官走这儿得下马，连咳嗽都不敢大声，就是天寒地冻，你的豆腐冻成冰块，摔地下象冰砖丁当响，只要他一看见热豆腐这几个字，都得拿起来吃。张嘴一咬，门牙碰掉了两颗，你问他：‘大人，这豆腐可热呀？’‘热！热！哎呀，我这是烫的了。’”

张老汉说：“不敢不敢，这要折小老的寿限。您二爷的银子我们用不着，你带回去吧，盛情小老儿心领了。”严二说：“知道心领就好！”说着硬把银子放在桌子上，甩手走了。

今天海瑞听见门外喧嚷，就是严二来要帐的。

张老汉满脸赔笑说：“二爷您别发火，您的银子我一文也不少。”严二刷地变脸了：“好狡猾的老东西！”

“老东西你听二爷把话讲，”

二爷我今天专来找你这豆腐张，

我不是随便放给你银子帐，

借钱加利理应当。

用一天加一分三天加一两，

用十天翻十倍没有商量。

这银子放你屋里半月又加一晚上，

应该还多少钱你自己去参详。

二爷我只要你还三千两，

剩下的一千六百五十两便宜你豆腐张。

二爷我心慈悲跟菩萨一样，

是有名的大仁大义好心肠。”

“二爷呀，人家的利钱是驴打滚儿，您老人家的利钱是猪身上长疥疮。”

（夹白）“此话怎讲？”

“驴打滚只粘一层土，

猪生疥疮可遭殃，

生疥疮，它浑身痒，

解痒滚成泥巴浆，

浑身泥，更是痒，

泥猪再滚几层糠，

糠加泥，泥加糠，

痒死疥猪也好不了疮。”

（夹白）“你他娘的是骂二爷呀？”

“不敢，小老儿只是打个比方。”

二爷，我张老头卖了也还不起帐，

俺就是磨盘加驴这几间房。

你高抬贵手把我放，

我给你这菩萨磕头烧高香。”

“嘿嘿，叫声张老汉，你听二爷讲，

我不累也不渴，也不喝你腥豆浆，

我不要你加白糖，也不要你烧高香。

你想不还帐，二爷好商量。”

（夹白）“商量什么呀？”

“要你的一枝花——屋里的大姑娘，

许给二爷我，

娶回去作偏房。

你就是老岳丈，

我把女婿当。

有钱你还帐，

没钱你给姑娘。

只要你点点头，我进去拜丈母娘！”

你给了我姑娘我要是再要帐，

那我良心算长在后脊梁！”

张老汉一听气往上撞：

“你不能这样欺压善良。

我亲生女不能往火坑放，

穷死也不能送你当二房，

拚老命我也敢去告御状。”

（白）“你告我什么？”

“我告你诈财讹女，欺压百姓，

是北京城吃人的白眼狼！”

（白）“我打死你个老小子！”

严二的皮鞭举手上，

刷刷刷劈头盖脸把人伤。

鞭鞭扫来皮肉破，

鞭鞭打去流血浆。

惊动了豆腐房攻书的那位海瑞，

他一言一语听得清亮。

烈腾腾怒火三千丈，

怎能忍这恶奴欺压善良。

门外边讹财骗女我要不管，

我还攻什么书来念个啥文章。

大步流星跑出去，

抓住鞭子开了腔。

“住手！”严二正挥鞭子打人，被海瑞大吼一声，震得耳朵根子都发麻，只见面前喊他住手的是个文巾素衫宽衣大袖的斯文人儿。他也不问来人的名姓，把白眼珠子一翻，鞭梢子一挥：“少管闲事，你给我滚一边去！”海瑞心想：哟！说得轻巧，吃了灯草灰啦？！我滚一边去？他站定脚跟，稳如泰山，断喝一声：“把鞭子给我放下！”严二愣了，北京城除了严相爷还没谁敢跟我这么大声说过话。这主儿是个什么来头啊！他正发愣，只听海瑞忍下气来说声：“这位先生，你听我说。”“先生？”在北京城我头一回听谁不尊称我二爷叫我先生，“老爷我又不是打卦卖药，瞎子算命，我是个什么先生？”“你瞎不瞎我不管，欠债还钱，两不相干，你哪有塞给人家三十两，讹诈人家三千两的道理呢？你这分明是无事生非，居心不良，诈财骗女，举鞭伤人。我劝你放下威风，收了煞气，先给张老汉下跪赔罪，再拿出银钱给老人家治伤，你还能免除灾祸。”“什么什么？”严二说，“你是吃错了药，发高烧，说胡话！我给他叩头赔罪，出钱养伤？他就是跪地下给二爷我叩三八二十四个响头，二爷我还是这么两句话。”“哪两句话？”“不还利钱，就给姑娘；不给姑娘，就还利钱。”“嘿嘿，这天子脚下，午朝

门外，日有国法，夜有巡查，你讲不讲理，有没有法？”“理？我的理早就叫猫子吃了。法？我说的就是法，我行的就是法，我要他的姑娘就是法，他姑娘该给我做小老婆就是法！你这小崽子，哼两遍老鼠尿的烂书本，甩两句酸不溜丢的臭文词儿，就来教训我？告诉你，你读十年书，不抵二爷我放个屁！你要想在北京城里过个安生日子，你二爷放个出溜子屁，你就得双手捧着送到自己鼻子尖上当檀香闻！”一句话骂得海刚峰怒从心头起，气往胆边生：“如今皇王重士，天子开科，你竟敢出口骂人，侮辱斯文。”“我骂你，二爷骂你还是看得起你，我骂你该怎么样？我吐你一脸口水，你又敢怎么样？我骑到你的文生公子巾头上屙泡稀屎，你又敢怎么样呀？”“我敢打你个目无法纪，恶棍刁奴！”说话不及，海刚峰叉开五指，照严二脸上“啪”就是一巴掌。这海瑞是个文人，不错，可他不是那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哪。他从小家境贫寒，经常做事。上山打柴，攥斧头把的手啊。这一巴掌狠哪，一巴掌打得严二头里边“吱儿”的一声，脑子转十八个圈还没分出东西南北。这一巴掌打得好，正打在严二的三叉神经上，嘴歪眼斜耳朵里象麻知了（注）直叫。这一巴掌打得塌实，登时这小子脸上凸出来五个指头的紫巴掌印子，硬是把严二打晕了，打愣了，打糊涂了。心里还想：“好小子，你打的是我呀！”这不是废话么！巴掌印子都凸起来了，不是你是哪个王八蛋哪？他觉着脸上由木发热，由热发胀，由胀转

（注）麻知了：方言，即蝉。

疼，疼了，疼得厉害，不错，是打的我。“好小子呀，你称四两棉花纺（访）一纺（访），北京城严二爷跺跺脚连城门楼子都得颤三颤，你竟敢打严二爷，呸！你是何人？”“我姓海名瑞，表字汝贤。”“你是干什么的？”“不才是广东赶考的举子。”“你竟敢在北京城行凶打我。”“啊，打你一巴掌就是行凶，你强诈钱财，讹骗民女，鞭打无辜良民，未必就是行善！上有天理，人有良心，国有大法，象你这样的地痞流氓，就该送官严惩！”“哈哈勾儿……”严二放声大笑。他这笑是狂笑，是冷笑，是一百二十个看不起、二百四十个不在乎的笑，笑完了还带个回音象鸡子叫。“哈哈哈哈勾儿……地痞流氓？你说轻了，二爷我是动腿的侯王！你别看二爷我不坐八抬大轿，有时候还跑跑腿，这偌大的北京城，文衙门、武衙门、大衙门、小衙门、中不溜的衙门，蟒袍乌纱的文官、挂刀佩剑的武将，见了二爷都得赔三分笑脸。他在我们府里东角门外打一躬，西角门外施一礼求见我们相爷，那时候，我严二叫他后退三尺，他不敢退二尺九寸九分零九厘；我叫他跪下，一脚踢掉了他的乌纱帽，不准他用手拿，他就得跪着爬上前去，用头拱着戴上。莫说你这个小小赶考的举子，二爷我连眼睫毛都不扫你一下。”“啊，原来阁下是当今嘉靖皇帝殿上，官拜武英殿、谨身殿、华盖殿大学士，少傅少师，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官加柱国丞相，官印严嵩表字惟中，江西严嵩严惟中的大管家呀！”哟！严二一听，这个姓海的举子有两下子呀。他把个带着半边紫巴掌印的脸仰起来了：“然也！”“不才海某我刚才失敬了。”